

哲学史

20: 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今天我们来谈谈圣奥古斯丁。上周三，也就是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记得吗？），在节目结束时，我回答了一些关于我对哲学史的看法的问题。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对哲学史的哲学思考。

也就是说，我看到的是，在西方思想史上，各种世界观传统沿着平行路径发展。思想史上存在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例如从古代和中世纪向现代的过渡时期（即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从启蒙运动向浪漫主义和后现代思想的过渡时期（大约在1800年至1900年）。浪漫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艺复兴时期（1400年至1500年），正是在这一时期。

我认为这三个主要时期之间的区别在于科学模型的演变，或者说科学范式的转变。古希腊科学强调从形式、本质和物质的角度进行解释；机械论科学源于科学革命，强调物质和运动；19世纪则出现了更偏向有机的自然观。生物学领域当然有发育理论，20世纪物理学领域则出现了生物系统理论、场论、电磁场理论以及时空相对论等，但这些理论更侧重于系统之间的关系。

明白了吗？所以这里强调的是本质，固定的本质或形式。这里是机械论模型，而这里则是一种更注重关系或有机统一性的模型。关键在于，无论你面对的是自然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哲学，还是源于犹太教或基督教的有神论哲学，在那个时期，它们都运用了相同的模型。

然后，在转型过程中，你不得不运用机械论模型，等等。现在并不是说所有人都突然停止研究本质。不，情况更像是这样：一种哲学观点发展起来，它起源于古希腊，之后影响力有所减弱；另一种哲学观点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影响力也有所减弱；还有一种哲学观点起源于19世纪和20世纪，并蓬勃发展。

你看，这三者并行发展，而且往往属于同一世界观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会看到基督教哲学家运用希腊的理念论，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同时，你也会看到基督教哲学家运用笛卡尔等人的机械论观念。

19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们更多地运用有机论的观念。黑格尔也这样认为，尽管这可能会引发一些关于“基督教”一词定义的争论。但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此打住吧。

所以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此。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存在着多种世界观传统，它们有着持续的历史，彼此之间相互作用，但都依赖于当前文化

对自然的理解所提供的概念框架。而我们目前所追溯的文化对自然的理解，都源自古希腊。

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到了托马斯·阿奎那时代，亚里士多德主义会再次出现。但由于中柏拉图主义在亚历山大时期持续存在并活跃，以及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中世纪初期西方基督教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柏拉图主义的。

所谓柏拉图式的，指的必然是新柏拉图式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奥古斯丁就提供了一个例子。

但正如我上次所指出的，要全盘接受、吸收、消化异教哲学的全貌是存在问题的。因此，从亚历山大学派兴起之初到中世纪，人们的意图和态度都是，必须对这些希腊体系进行重大的哲学改造，才能使其与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神学（视情况而定）相协调。是重大的改造。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们最初看到的例证是，亚历山大学派发现中期柏拉图主义对于回应诺斯替教的二元论以及诺斯替教认为物质是邪恶的观点中所涉及的邪恶问题非常有帮助。柏拉图主义使他们能够指出，由于赋予自然秩序的理念的存在，物质世界并非邪恶。

这很好。毕竟，基督徒想要表达的是，我们拥有肉体并非我们内心邪恶的根源。他会说，根源在于其他方面。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奥古斯丁。希波的奥古斯丁生于公元354年，卒于公元430年。他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他是第一位系统性地思考哲学和神学等一系列问题的思想家，他的影响在西方持续存在。

这并非说东正教没有重要的思想家。卡帕多西亚教父们，如果你听说过他们，还有尼撒的格列高利以及黑海地区的其他一些教父，他们对东正教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也受到柏拉图的影响，但其思想走向比西方更为神秘主义。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奥古斯丁无疑是最杰出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是奥古斯丁。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坦白说，大概六个人左右吧。

你们其他人，有时候也会这么做。你们知道，我说过，没读过《理想国》就不算受过教育。那么，把《忏悔录》，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也加到这个书单里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部鼓舞人心的经典之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一部思想自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一部关于人类灵魂本质的深刻论著。

它包含了所有这些，甚至更多。但你仅仅通过阅读故事情节就能获得一些东西，我想这就是我们第一次阅读时所做的。我记得我读《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的时候。

你还记得那本书吗？我发现我读它纯粹是为了看游记，而不是为了理解其中的哲学思想。好吧，读奥古斯丁的书，也是为了看游记。你会发现，在他早年的生活旅程中，尽管他的母亲是基督徒，父亲显然是异教徒，但他却在早期就逐渐倾向于摩尼教二元论。

摩尼教是公元四世纪诺斯替主义的一种变体，它比其他许多变体更明确地体现了二元论，因为它认为存在两个永恒的存在领域：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光明代表善，黑暗代表恶。光明是理性之光。

黑暗，物质存在的混乱世界。这是一种二元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琐罗亚斯德教——如今帕西人的宗教——但又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他们认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间永恒的冲突，使得光明王国派遣其子进入黑暗世界时，光明被囚禁于肉身之中。明白其中的柏拉图式意味了吗？被囚禁于肉身之中。

然而，当他被逼至死亡时，那具躯体却被证明是超自然的、虚幻的，并非真实存在。于是，受害者“死而复生”，战胜了邪恶——也就是那具躯体。这一切的含义是，如果躯体是邪恶的，那么救赎之道就在于过一种自我否定、苦行禁欲的生活，以此摆脱躯体的束缚。

奥古斯丁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相对放荡不羁的岁月，便被这种对邪恶的解释所吸引。然而，当他遇到一些摩尼教巡回演讲的讲师，并开始向他们提问时，却对他们的回答能力感到失望。他认为摩尼教二元论的问题在于，如果善恶陷入永恒的冲突，那么它就无法解释善最终战胜恶的希望。

毫无希望。这岂不是把人类贬低成了永无休止冲突中的棋子，而这场冲突最终与他们无关？静态（Static）根本无关。他对这两种说法都不满意。

但最终帮助他超越摩尼教的，是接触到了新柏拉图主义。哦，并非直接接触。在此之前，他曾有一段时间被学院派怀疑论者的怀疑论所吸引，比如卡尔内阿德斯及其可错论等等。

但最终，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向他介绍了新柏拉图主义。这使他得以超越二元论，最终形成一套前后一致的基督教有神论。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正是凭借新柏拉图主义，他才得以成为一名基督徒。

那么，新柏拉图主义究竟有哪些方面对他有所帮助？他对新柏拉图主义又有哪些借鉴？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上帝之城》第八卷中保留的资料解释了他为何如

此推崇柏拉图及其思想。他从这个角度出发，全面阐述了这些观点。请阅读相关内容。

这非常值得。总而言之，他从柏拉图主义中获得的启示首先是：上帝并非如斯多葛学派和摩尼教所认为的那样是物质存在，而是无形的精神；上帝是万物之源，并非仅仅一半，而是全部；上帝是至善。你会注意到，在他《忏悔录》的第一页，就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上帝啊，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归向你，便永无安宁。”

你看，奥古斯丁认为存在一种内在的目的论，即万物都寻求归向神，归向神——存在的源头、目的和至善。你明白了吗？所以神是存在的源头。神就是至善。

因此，在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恶是一种匮乏、一种堕落、一种对善的腐蚀。它并不像摩尼教那样独立存在，而是寄生于善之上。

本身并非完全独立存在。而且，人的灵魂也是非物质的。如果上帝可以是无形的精神，那么人的灵魂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

有趣的是，他对此的论证是，灵魂能够分配、收回信息并加以区分。灵魂能够通过辩证法，无需借助感官经验来区分真假。哦，所以灵魂在其运作过程中，似乎能够独立于肉体输入而存在。

灵魂的思维可以涵盖广袤的时空，时间存在于记忆之中，空间存在于想象之中。是的，灵魂不像肉体那样受时空限制。为什么？因为它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

是的，先生。嗯，他对柏拉图主义的借鉴贯穿了这一切。因此，他呼应了柏拉图关于两种爱的强调。

你记得柏拉图说过这一点。新柏拉图主义者也说过。爱是分明的，既有对下界的爱，也有对上界的爱。

在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中，沉溺于对物质世界的欲望会导致灵魂堕入肉体，并受其奴役。而解脱之道在于灵魂的第三层——理智所在之处，理智可以通过关注物质世界之外的事物来拯救我们。这就是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

奥古斯丁喜欢两个爱情故事，但他不认同是理智拯救了我们。他认为希望的源泉并非在于此。所以，你看，他需要对这个观点进行一些修正。

但正是由于对两种爱的强调，奥古斯丁才将他的基督教伦理发展成一种爱的伦理。你看，他翻译的不仅仅是情欲（eros），而是新约中的爱（agape），也就

是他拉丁语中的“caritas”，也就是我们英语中的“charity”（慈善），caritas，一种爱的伦理。他伦理的核心主题是：爱是整个道德律的根本意义所在。

他不仅像新约那样谈到十诫——爱是律法的成全——而且还谈到希腊的五种美德：节制、勇气、智慧和正义。他认为爱是这些美德的成全，因此勇气就是最爱上帝，从而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挑战；正义就是荣耀上帝，从而能够治理好一切。你看，爱在各种美德中得以体现。

嗯，这些正是他在新柏拉图主义中发现的缺陷。毫无疑问，在过去几周我们思考柏拉图的过程中，我们也都体会到了这些缺陷。但他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或者说，关于如何将柏拉图“转化”为基督教的两个问题。

如何解释呢？嗯，关于恶的问题，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至少我们身上的恶，或者说人类灵魂中的恶，并非源于某种宿命论式的肉体束缚。不，他认为，我们作恶是因为自由意志的选择。

于是奥古斯丁转而从意志论的角度解释人类行为，即自由意志。因为我们的罪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所以救赎并非来自对更高善的沉思，而是来自自由地选择并热爱更高善。

换句话说，奥古斯丁清楚地认识到，他与柏拉图主义的分歧源于福音。基督教福音明确指出，唯有甘愿全然地爱上帝，才能获得救赎。既然我们所作的恶并非源于肉体的束缚，那么奥古斯丁对肉体的看法必然会比当时许多柏拉图思想中的观点更高。

普罗提诺虽然没有直接将肉体视为邪恶，但新柏拉图主义者如果认为物质事物是由理念秩序决定的，就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他认为应该避免肉体的诱惑。因此，尽管他会为前来拜访的罗马政治家提供建议，但他拒绝涉足政治。

他不想参与世俗事务，往往忽视身体健康等等，对饮食也不讲究。

但奥古斯丁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他的观点更接近新柏拉图主义者。你或许会注意到，在《忏悔录》中，他曾因自己喜爱美食而自责。

他探讨了“为吃而活”和“为活而吃”之间的区别，最终得出结论：他过去往往是为了吃而活，而不是为了活而吃。而且，他对婚姻关系的看法似乎并不高。

他似乎认为性欲本身就是邪恶的，因为身体具有诱惑力，能够牵引我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他撤回了一些早期的观点，越来越关注身体的积极价值。

他曾广泛论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培养对音乐和数学的欣赏能力不仅是为了培养智力，更是因为上帝有序创造的美好馈赠能让我们更好地欣赏尘世万物。归根结底，对奥古斯丁而言，介于我们生活中高低之间的中间层次并非智力，而是意志，是自由意志的选择。而这又与他对善恶的探讨息息相关。

理性无法战胜激情，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并非受制于所知，而是受制于所爱。这正是奥古斯丁所认为的关键区别。

我们并非受已知事物支配，而是受爱支配。当然，这并非要将知晓与爱割裂开来。

他并没有将二者割裂开来。但他确实指出，力量源于爱，而非认知。我认为，这正是希腊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主要分歧之一。

因为您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我也在您论述古希腊的文章中注意到，他们似乎在很多方面都认为我们受理性支配，理性支配着道德生活。我认为，对柏拉图的一些解读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有些解读认为，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善，你就会去做善，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

嗯，我认为在柏拉图的理论中，这并非自动发生的。但对柏拉图而言，这并非像奥古斯丁认为的那样，是自由意志的选择问题。我认为这是两者在这方面的主要区别。

在伦理哲学中，主要区别在于意志的作用。福音书的启示促使他朝这个方向发展。至于第二个主要区别，哦，顺便一提，在第一个区别上，很明显奥古斯丁和柏拉图一样关注灵魂的提升。

柏拉图所关注的这一点，奥古斯丁也同样关注灵魂的提升。的确如此。本质上是一样的。

事实上，他一方面认为耶稣基督实现了柏拉图所有的哲学愿望，另一方面又说，如果柏拉图生活在公元400年，他就会成为基督徒——不，更正一下，如果柏拉图生活在今天，他也会成为基督徒。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哲学思想非常倾向于基督教。好了，现在他看到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论。

你知道，万物之善皆源于“一”。因此，“一”的存在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决定论，它不仅从自身内部散发出绳索、世界之魂和其他中间存在，而且还散发出从世界之魂中诞生的有限灵魂，以及一切源于“一”的事物。这令奥古斯丁感到困扰，用我们的话来说，他开始清晰地看到泛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区别。

介于泛神论（认为万物是流溢的结果）和有神论（认为万物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之间。不是从上帝那里，而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Ex nihilo（无中生有）。

他对流溢论的反对理由有很多。他的一些言论看似更具讽刺意味或反讽意味，但似乎也并非毫无道理。例如，他认为，如果流溢论是正确的，那么宰杀动物就等于屠杀了上帝的一部分。

当一个淘气的孩子受到惩罚时，就如同上帝的一部分也受到了鞭笞。这岂不是说上帝的一部分是淫秽的、邪恶的、肮脏的等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帝就并非全然良善了。

嗯，我想不难想象普罗提诺会如何回应。你谈论的不是上帝的组成部分，而是从神圣存在中流溢出来的事物，它们正遭受着存在的缺失。因此，它们失去了形式，失去了有序的统一性。

你这样解释罪恶。但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反对中介存在的概念。你还记得，在中期柏拉图主义中，当然在更早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中，以及在亚历山大的斐洛所采纳的中期柏拉图主义中，除了上帝、唯一真神和逻各斯之外，还有一整套中介存在的等级制度。

天使之类的存在。斐洛思想中的天使。异教中期柏拉图主义者思想中的其他神祇。

奥古斯丁认为，其中一些思想也延续到了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中，并对此感到困扰。为了影响我们这些受造物，上帝必须通过所有这些中介存在来发挥作用。

基督教的故事难道不是说上帝直接行事吗？那么道成肉身呢？那不就是上帝直接临在于祂的创造之中吗？此外，关于中间存在和流溢理论，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所有中间存在都低于其层级之上的存在。所以，绞索低于唯一真神，世界之魂低于绞索，也就是逻各斯。

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等级森严、地位越来越低的群体。但这不符合基督教对三位一体的理解。三位一体的真谛在于——你还记得尼西亚信经吗？——并非指耶稣与圣父本质相似，只是地位较低，而是指耶稣与圣父本质相同。

你还记得阿里乌教派之争吗？我们提到过它源于亚历山大基督教。当时的倾向是认为圣子与圣父是异质的。异质指的是不同的本质、不同的存在、不同的本体、不同的实体。

这样一来，圣子就与祂的本质、本体（同质）相似了。而关于同质（同质）、异质（异质）的争论，有时被称为“为一毫之差而争”。

但iota使它完全 这是另一回事。他们当时试图表明，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与父神同质，同为一体（homoiousios）。这是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的内容。

325. 奥古斯丁在四分之三个世纪后写作，当他开始写关于三位一体的著作时，他已经写了15本关于三位一体的书。不是15卷，而是15卷什么的，我猜是关于三位一体的卷轴。

他坚持要阐明这一点，以回应新柏拉图主义及其中间低等存在的说法。他坚持认为，这意味着圣子与圣父同等，同为永恒。迦克墩信经，迦克墩信经，是哪一年颁布的？公元451年？还是453年？我始终搞不清楚。真是个谜。

自由意志会怎样？但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从无到有地创造万物，那么上帝内在存在的内在动力，最终，那理性就足以主宰生命。因为如果我们源于上帝的本质，那么人类的理性就是神圣理性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是通过流溢而成为上帝存在的一部分，那么人类的理性就是神圣理性的一种有限显现。

因此，唯有通过对人类理性的自我理解，我们才能获得真理。……他开始思考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关系。权威。

而本质的，或者说本体论意义上的秩序，就存在于存在本身的本质之中。现在，就我们的经验而言，就我们自身的经验和思考而言，权威总是先于一切。毕竟，我们的知识始于并建立于我们从他人那里学到的东西。

父母，无论其来源如何。然后……知识和推理由此展开。信仰……也就是说，就现实的本质而言，这是一个由一位理性、智慧的神创造的有序、理性、可理解的宇宙。

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是首要的。正是因为上帝的理性，因为宇宙的理性，才使得权威得以存在。也正因为如此，权威才能先于我们人类的理性而存在。

所以，理性和权威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会影响他的认识论。而理解是信仰的奖赏。它就是信仰。

信仰是理解的阶梯，这是时间顺序。因此，理解是信仰的奖赏。

有了这种信念，各种各样的理解便开始涌现。更深层次的含义也随之而来。嗯，这就是我对奥古斯丁的最初印象。

让我在此稍作停顿，衡量一下，正如人们常说的，邪恶是对秩序的丧失。是对有序统一的丧失。是对和谐的丧失。

既然有序的统一是形式的产物，那么邪恶就是我们未能充分参与形式的体现。它是形式的丧失，是形式的匮乏。

事物的本质取决于其形式，因此，恶在某种程度上是本质的缺失。在所有这些方面，事物都是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既然它们是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它们就倾向于回归无。

为什么苹果会腐烂？（笑）如果它失去了原有的形状，会发生什么？最终会回归虚无。所以，对于自然之恶，他指的是所有自然之恶和人类的倾向都根植于我们的本性之中，从而造就了这种自律的必要性。

这不仅可以塑造希腊人的勇气，还会将信仰、信任、爱和希望融入人类灵魂的脊梁。这是塑造灵魂的神义论。我怀疑两者兼而有之，但他明确区分了自然之恶和道德之恶。

爱任纽确实如此。是的。你呢……所以，下次我们或许可以更系统地探讨一下他是如何发展出理念论的。

这如何塑造他的认识论？这又如何影响他对灵魂本质的思考？好的。

他为什么声称上帝是永恒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他哲学贡献的一部分。好的，关于善的本质，请参阅第一章。

至善至尊，无可超越，乃是上帝。因此，祂的善永恒不变，祂是真正永恒的，真正不朽的。一切源于祂的，皆是祂自身。

如果只有他永恒不变，那么他所创造的一切也都是永恒不变的。因为……那么，第二章，开篇。为了那些无法理解自然万物、所有灵魂、所有生命本质上都是美好的人们。

每个人生来都是善良的。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可能不会想到要强调的观点。但他认为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原因显而易见。

每个灵魂和每个身体本质上都是好的。但是，整个自然界、每个灵魂和每个身体都受到灵魂的罪恶和肉体的必死性的驱使。让我们来看看。

变化就发生在这里。意志的衰落，所有精神的消亡，以及肉体的死亡。善、尺度、形式、秩序。

四个同义词。同义词。没错，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

和谐统一的事物无疑具有更高的美德。因此，美的程度取决于形式、秩序和统一的程度。第四章。

当被问及“恶从何而来”时，首先必须探究恶的本质。而恶，不过是对尺度、形式和秩序的破坏。恶是善的腐败。好的。

或者说，是衡量。他谈到观看斗鸡，谈到那些身体优美的动作，即使是在搏斗的过程中。第八章。

宇宙之美，源于低等事物的腐朽与毁灭。其余一切虚无之物，一切物质之物，固然逊于理性灵魂，既非福亦非祸，但就其形式与外在而言，它们皆有其善，世间亦无比之善。至于万物兴衰更替，亦有其某种短暂的美，可谓名副其实。

转瞬即逝的美。是啊，今天早上我在家书房的窗户边望着后院那棵枫树。那棵枫树的叶子正纷纷飘落。

地面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落叶，颜色深浅不一，有黄色、橙色和金色。树上的叶子，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面，美极了。

但它们终将消亡。正是在它们的消亡中，自然秩序才展现出如此美妙的景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即使是形式的缺失，也是美的形式和整体秩序的一部分。

哦，我们会让这样的改变成为不可能。我们会让这样的美丽成为不可能。只有上帝是永恒不变的。

只有上帝是永恒不变的。是啊，我们所有人都是可生物降解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